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British Library
Acquisition Department
96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DB







浙東圖書館藏

聖學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陶望齡訂正

王繼晃

王繼炳

參閱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這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
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
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
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
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

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
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
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便是工夫蠡測曰聖人
之言言言菽粟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
然亦未可儻侗已也觀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
比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誦法皆虛已
上諸語皆示人知處是真宗要脉故揭示之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
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
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
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
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甍水矣學苟知本
六經皆我註脚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卽知之真
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啓人密究
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是何物本領二

字不可意見抹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蠡測曰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旨透此卽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積累功夫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

妄度夫子之微宗絕矣 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

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

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

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而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卽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白吐露種種如此而奈何領略承當之不易也惜夫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慾
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蠡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卽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卽有謂求當理無私以

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
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
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
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
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已莫我知也夫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
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詩云緝蠻黃鳥止
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
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
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
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無聲
之樂無體之禮然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人者天
地之心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

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無非教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
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
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
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
形乃謂之噐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
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噐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乾爲馬坤爲
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
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
目艮爲手兌爲口乾爲天爲園爲君爲父爲玉
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
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
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

也爲黑震爲雷爲玄黃爲粵爲大塗爲長子爲
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
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犍
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
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
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
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
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
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

輿也爲多青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
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
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蟹爲蟹爲羸爲蚌爲
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良爲山爲徑路爲小石
爲門闕爲果蓏爲闍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啄
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
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
爲羊蠱測曰巳上皆夫子深辭密句闡要明宗
最爲尅的合而觀之無不同旨乃卦象之辭或

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蓋此深明臭腐神
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蒲字內太極之妙普
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在揚眉瞬
目者畧似乎此古之學者爲已君子求諸已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修已以安百姓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蠡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已字此學脉也故
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
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

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
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
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
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
在己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已
而欲真信已之外更無一物修已之外更無一
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
不過悟得自己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

未達不敢嘗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
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

子助之木槨壞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蠡測曰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毋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母使其首

陷焉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
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
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蠡測曰儒者謂
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
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

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一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竒耦也學

者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
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
知求天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
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
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
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
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
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
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髮髯未真姑立言廣

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
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
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馬口勤
誦心勤記日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耄
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
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
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

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
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死生之變耶學
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
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
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
耶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
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郊子朝

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
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及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昭
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
晏嬰不可遂及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
季氏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作脩蘭之操遂適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旣

聖學宗傳卷之三
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
宋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
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適衛靈公老
怠於政不能用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息乎鄆鄉作鄆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
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
莫能與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
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同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
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
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子
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第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魯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
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夏
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
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蠡測曰孔子自少
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或

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蠡

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燭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
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
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
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
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
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
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
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雖然箇箇人心卽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
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卽天地也我卽仲尼也一
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卽
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
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既解及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
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及魯潛心仲尼安貧自
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
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
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
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

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述歸
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
真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
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
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卽默識也
不惰卽不厭也屢空卽空空也不違仁卽不踰
矩也不改其樂卽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卽弗

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卽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
弗失卽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
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
印心如空合空真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
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空空中受道楊氏曰
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
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
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

殖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
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
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
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旣又復告之曰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
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
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專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

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

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藤之絨曾子孟子猶爲
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
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
而未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
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
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
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
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又
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

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

魯子之比顏子既亡而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
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
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
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
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
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
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

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卽是
言了蠢測曰後儒稱子貢穎悟亞顏子然而費
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
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
又問何器窠臼難舍稱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
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
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
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
較知以知因問曾不思弗如之知從何聞而得

此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啓之莫知而曰何爲莫
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
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
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
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
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
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祔見孔子冠雄雞佩玃
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
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
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

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習亡國之聲孔子聞而責之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隨之

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
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
盡思者也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伋之亂
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
而死蠡測曰朱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
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
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
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
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倦

倦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
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為微
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為傳心密旨與一貫無
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俱掃
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而
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
而况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且問政問
君子子路問與人同而至於問神問死則諸子

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自顏曾而下吾將以子路爲稱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違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魯子魯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
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
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
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
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
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
再傳而爲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叙其遺說

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
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蠡測曰子夏之學見於
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
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
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
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
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
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在一悟之在人_三不悟則疑有疑無謂之庸人悟者太_三即始即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

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
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
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
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
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
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
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
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
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卽學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強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

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
憑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
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
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
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
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
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
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
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
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卽是
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
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
爲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
大疑然後有直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
作蒧

曾點字子皙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
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年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
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魯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魯哲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魯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魯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辟之於水魯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蠢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

狂曰未嘗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
其中不穩甚矣真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
魯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
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
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
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
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
行之以忠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口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
我弔也與哉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黜卽命往楚從

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
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
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
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
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
根魯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什地有頃而蘇蹙然
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
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
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
爲不可乃止及親旣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
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
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
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

而出旣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
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
唯之間有多肯乎旣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
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
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
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
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
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
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
識者固疑夜半燹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
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
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
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
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
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
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

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
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
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
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
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
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
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
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旣無餘旨

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
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顏子不違不違
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
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
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
情未除也搏量揣摩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
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
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初孔子之道傳於魯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

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
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
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
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
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
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
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胡毋豹謂子思曰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
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
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
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
欲乎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
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
十二卒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中
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
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

爲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
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
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
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
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
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
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
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或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
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
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
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
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
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
中庸旣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
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
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
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
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
交互說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
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
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
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

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說鳶上面更有天在
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
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
竹真匪真如燦燦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
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卽
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
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旣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卽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

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曰只一事只是個尊德

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

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

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

答 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

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

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

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

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

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
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
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
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
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
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
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
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闢以
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

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顛之表是猶駕餘艗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

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
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
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
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
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
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
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
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

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
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
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
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
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泊
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
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卽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
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
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卽契焉故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
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
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戚云蠡測曰心
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
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
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夫舜曰惟精孟曰不可知
之謂神精神猶云少中正耶仁人心也亦不言
中正或者之非陋矣子思之學在中庸而中庸

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
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
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
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
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爲
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卽中庸其至之
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
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
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專音孚 鼻音恕

葭音郎

萑音丸

為乾卦之乾音干 蘇音裸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顓字之訛音

曾子篇

皖音緩明貌

聖學宗傳卷之三終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牒

參閱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于思之門初請見于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鄒

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
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
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
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
夜思之晝行之茲茲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
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
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堯舜至於湯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蠡測曰

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
是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
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
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
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

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朱子曰非
是心放出去又一箇心去求如人睡着覺來睡
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
體不詳為大守身為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
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
字煞好蓋孟子常言自字已字身字我字是其
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
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
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
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至孟
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 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
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疇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烹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斲斲若無罪而
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蠡
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
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
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爲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
不屑備禮義不忍斲斲成王業至於額泚一滴

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分毫
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足燎原燎
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
子惓惓啓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
蘊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
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
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
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
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

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
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
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
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
者之言最爲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
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
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
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蠡測
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
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卽思之不睹不聞
易之何思何慮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
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蠡測曰此孟子直見

聖人與我不二故其告時君告世子及曹交貉稽之流無一不以帝王賢聖期之孟子不輕人不可自輕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蠡測曰已上皆孟子掃踪滅跡徹骨入髓之談末二句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

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
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
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
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
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
統也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
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弗
毀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蠡測曰孟子導引
陶鑄人處真是點鍊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
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楊氏曰世之君
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

園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
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
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
之所在使人君化馬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
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易而實
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鄒氏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

衆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
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
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
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
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
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
良知不徇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
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
而已矣蠡測曰孟子諸所行履如珠走盤尤難

爲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民父母行政如
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
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
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民爲重社稷
次之君爲輕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
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真是一字一
淚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所不爲也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
當言生養生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

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
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
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
曰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
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
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
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卽是畏死生
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
已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屏山

作孔子論專言生死屏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曰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

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袞作一片說朱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蠹測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疏公都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語及性性不可言教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

門人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惔禪師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惔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惔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峯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

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是也孟子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曾不礙爲善去惡實爲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

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
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
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
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
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造必也靈襟中啓
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
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
憤其見必卓聞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
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千了萬通愈失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
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
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
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
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
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
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
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
偏黨默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

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蔡唐大礪金器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巖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黥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

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爲蘆士人豈易識真哉蓐門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况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
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
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使目非
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
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德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

後王當今之王

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

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

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

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

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

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

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

聖學 卷之四
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 有所止矣 我欲賤

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 曰其惟學乎 彼學者
行之曰士也 敦慕焉君子也 知之聖人也 上爲
聖人下爲士君子 孰禁我哉 鄉也混然塗之人
與我而並乎堯禹 豈不賤而貴矣哉 鄉也效門
室 混然曾莫能決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非
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 豈不愚而智矣哉
鄉也膏靡之人 俄而治天下之大器 舉在此 豈
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

之見之不若知之和之不若行之之學至人必行之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
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究竟不爲而
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
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
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
雨溥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
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

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天職旣立天功旣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
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
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
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
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
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伎矣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

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

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

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
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
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
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
之情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
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

後無見於先慎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老子有見於

拙無見於信老子五千言多以柔勝剛墨子有見於齊

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

多宋鉞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多是過也有後而無先則群

衆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

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

也凡禮事生饘歡也送死饘哀也祭祀饘敬

也師旅饘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

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

遠為蔽近為蔽傳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

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

無終無近無遠無傳無淺無古無今 何以知

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

臧讀為藏
古字通用

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

滿當為兩

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

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
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
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
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
計則夢偷則自行放縱也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
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
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
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
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裊矣恢恢廣廣
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
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
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
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
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一謂心也危之戒懼也側謂偏側充

蒲之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

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

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

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

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燂掌可謂

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

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

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
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
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
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
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
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
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

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
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
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申理則欲雖多奚傷
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
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
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來之其所亡
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

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

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
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
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
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
極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
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
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
害可以爲禹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

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

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

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

不諷

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

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

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

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

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

陳豎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何以

兵爲哉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非爭奪也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
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塋
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
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
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
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
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

者與致明而約其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

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昏昏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

崇日君子以修路以穿日大參乎天精微而無

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

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

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

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

揜迹者耶陰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襲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
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
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
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忽兮其極之
遠也擻兮擻音戾 分判貌其相逐而反也叩叩兮天下
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物也五采備而成文往
來惛憊也 晦瞑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爲 亟莫知其
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

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

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鄙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

速而不可託託者與也 訛問往來憊憊而不可為

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霆震擊

疑忌而果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

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若

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

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營蝨食

之謂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耆老 蛾也 後世種也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

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

與

女好柔婉也 頌類馬首

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

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

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繭亂 絲治

夏生而惡暑喜溼而

惡雨蠶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巴

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

鐵所出也

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

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
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
始生詎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

長尾線也剽抄
未之意鋒也

頭銛達而剽趙繆者耶一往一

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亟尾生而

事起尾遭而事已替以為父管以為母箴狀其
形管所

以藏也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悉

測曰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

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
爲明妙卽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
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
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
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
神也未取象於箴鴛鴦綉出從君者不把金箴
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
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
蔽重爲蔽之類說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

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
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
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况性
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
皆可爲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
直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
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

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楊也大
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
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爲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後爲江都
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

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
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
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
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
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
正身以率下數上䟽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
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

其武安侯爲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
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班氏曰劉向稱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莞晏之屬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
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爲

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
而曰筦晏勿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魯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
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

荀卿篇

畢畢與皞皞同

涓音貫涓涓沸也

聖學宗傳卷之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五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泰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恠屈原文過
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
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
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
摛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
離騷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
語作法言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或曰先生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

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山嶮之蹊不可勝由
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
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
者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
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
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吾見諸
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
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司馬氏曰天常卽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

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 或問

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

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

况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

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

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
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或問
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或曰龍何可
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
不亦利乎潛升在巳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
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旣飛
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
不制則何爲乎姜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
不手爲聖人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

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矣安可
謂之不手哉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
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
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
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
若存兮宋氏曰莖猶盛也吳氏曰鶉猶淳也尸
子曰堯鶉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
蠡測曰春木之莖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
之鶉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

朝也其人若存者杏壇未散也 或曰饒饒者
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饒饒之學各習其
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蠡測曰奚其存者承
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
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
師之師也嘒嘒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卽在是
容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湯

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焉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或曰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與
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
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
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
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
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道至
為妙故
曰小也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
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
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

至矣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

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

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殆也 或問何如

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

畏與見侮無不由已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

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

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歟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
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
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
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
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
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
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
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爲

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
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
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
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
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
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
之生於田而不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
以人之性善惡混蠡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
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

見皆所謂群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晦翁
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
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
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晦
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
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
之性則程子謂性卽氣氣卽性與孟子形色天
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
也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

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逞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而欲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夫論性而以

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陽
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
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揚子雲
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
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
閣世傳以爲高白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
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揚子位
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
死乎揚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求

聖學卷之五
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
爲莽佐命不在劉琨之下矣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
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
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
何爲而一乎仲淹待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
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
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
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
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
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
仲淹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
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
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
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
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
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
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仲淹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
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

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
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
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
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
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
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
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嫚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嫚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

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
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
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
樂徵徵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
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正觀初諸賢皆亡而徵
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
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
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
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

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
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
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
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
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
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
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

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

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

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

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子謂程元

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

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

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蓋九師與而易道

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

高穀梁赤左丘明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

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詩毛鄭詩者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戴德號大戴戴勝號小戴書殘於今古孔安國家藏蝌蚪尚

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奏別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魯申公汝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

不可廢也

傳之在師
得之在已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

子讀無鬼論

曰未知人焉知鬼

阮瞻作
無鬼論

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

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

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聽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

不竭

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好自
於代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

子

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
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
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
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
古之道也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 子光字不耀游於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為對文中以天人稱之 曰會逢

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

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

得與之變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

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

英自勝者雄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

而已况吾儕乎 阮逸曰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中

也 炫曰善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薛收問易
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
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
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
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

一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三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

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

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真君後魏

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子讀洪範讜

議安康獻公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曰反是不思亦曰一焉也八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賈復問何以
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葬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爲不行 或
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
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旣而謂薛收曰斯
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
之道斯爲美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

有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

子曰見而存未若

不見而存者也

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

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直其然乎彥博

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

也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賈瓊請絕人

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
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
拒泛如也斯可矣 賈瓊曰山中吳欽天下之
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
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杜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
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

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吾

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

故明 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

亦然也 疑名叔恬字 文中之亞弟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

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反一無亦肅非載乎因二以齊能無形也

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
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通其
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
其人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
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
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阮氏曰唐末
司空圖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中說者如是而已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

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
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
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部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
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
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
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
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
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
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
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
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
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

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
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
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
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
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身行元積言於上曰
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恠汗伏

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之卒也張藉
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
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愈嘗
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所
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
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
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作師說曰古之
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
終不鮮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
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
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爲大蹙知若敖氏之惡
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
母不憂旣生也傳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
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
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
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
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
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蠹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軻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爲孟軻哉孟子言道一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

子言殊推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信
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
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
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乎或者曰退之晚有
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衡而喻是未可知
矣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
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
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
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

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
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佚音鐵

蕩音讌

湛讀曰沉

酈食其曰歷異其基

說音稅

王通篇

餐通作餽厚曰餐希曰粥

韓愈篇

膜音模胡人膜拜長跪拜也
唄音敗梵音

聖學宗傳卷之五終

聖學宗傳卷之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褊少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
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
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
為潁州文學叅軍當時呼曰穆叅軍老益貧家

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
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伯長
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
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
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
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搏按搏字圖南賜號
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
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
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

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卽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
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
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
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
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
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
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
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夫以搏之言如此其
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

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
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
夷當必有據云

胡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
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
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
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
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

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
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
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安
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
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
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
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旣居太學其徒
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
士安定弟子士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

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
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
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姬一日
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
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
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問先生宜
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
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任孟州司戶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

往省之雍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
今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
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
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
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
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
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
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
拜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挺之

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平曰時不足以容君
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
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
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
河南塋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

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
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
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
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
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
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
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卽
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
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

衣此乎堯夫曰其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
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
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
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
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
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
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
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
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

未易言也。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
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而去何益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
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
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爲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
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

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
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邢恕欲
從堯夫學堯夫畧爲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
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熙
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
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
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

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湏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其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部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
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魯子所以告
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
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
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
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
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堯夫德器粹然不事袿襮不設防畛群居笑
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

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陂上歡其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
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
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
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
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
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
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

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
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
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噐可噐斯可名
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
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
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
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
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
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

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
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
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禱災對曰未嘗妄
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
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
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
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
微醺口先吟哦吟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無可柰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
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
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
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
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
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
矜爾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
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
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

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從而和之
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
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肺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
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
嘗掛一言舉世尚竒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
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
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
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
其畧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
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

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

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
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
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
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
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
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
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
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

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
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
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
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
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
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
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
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

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
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
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
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
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
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
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
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
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

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
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
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
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
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
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
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
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

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

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
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
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
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
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
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
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

爲太極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

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

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

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

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

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

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

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周易是
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

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
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
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
然後能物物以我狗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狗我
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

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
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
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
乎况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
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
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
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
狀也 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
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
曰鬼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
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
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鬼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
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
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鬼存神
魂行於天精鬼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
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

聖學宗傳卷之六
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
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
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
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堯夫喜吟詩所著有
伊川擊壤集極論詩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
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
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
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蠡測曰人只一死耳
何言死萬遍得無語輪迴乎此儒者之所諱也

而堯夫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
已者巨海名山卽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
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是出人間
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觀易
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
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
只在人蠡測曰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倚欄詩六尺殘軀病復羸况堪日日更添衰

蒲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
然索揀石中韞玉柰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
遍攔干人不知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
自怯所以終不知（知識吟）目見之謂識耳聞
之謂知柰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蠡測曰人人
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
識希此是入悟之門（仁聖吟）盡道之謂聖如
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蠡測曰道
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踏着不生疑畏便是盡

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
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
莫敢偷哉

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

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顛旣別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
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蠡測曰皇王帝霸世
界汗隆而天之明人之靈萬古如故顛之別品
之成一毫不移故汗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
人情爲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

月到吟月到

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

味料得少人知〔天聽吟〕天聽寂無音蒼蒼何

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自餘吟〕身生

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伊川云

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

又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月言
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
道理平舖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伊川於此
不逮堯夫

又云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
道來湏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
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
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
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

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
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
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
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
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
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
免且賢茂叔薦移柳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
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部使者趙清獻公并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
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并及呂公著薦爲廣東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已任行部
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
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取管道所居瀟溪以名之并再鎮蜀將奏用之
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
名度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
瀟溪始掾安南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

顥願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

見安石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蒲宗孟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邵伯温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揆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其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
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
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
霽月黃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
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
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程子曰周
茂叔窮禪客臧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
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
流之糾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

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嚼之耶晦菴曰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
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
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
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
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
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
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
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
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
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靜非太

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
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不可自太極
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有是
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而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說起
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又曰太
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

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
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又曰
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
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
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
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
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
度思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

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度氏曰太極之妙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學者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喜怒哀樂之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度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矣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真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

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蠡測曰朱子解無極太極可謂深切著明而他時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而如此則陰陽反在太極之前不類茲解何哉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此解當爲定論動極靜極之說世亦有疑者知無先後次第則亦當自豁然矣人得其

秀而最靈非從他得自得之也朱子謂我所固
有是也或曰非得之天乎曰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不離自己曰有不靈者何曰亦莫非自卽靈
秀之中而有修悖之殊修悖豈自他乎悖之卽
靈秀非其初矣曰各具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
何也曰各具一太極者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
之謂也統體一太極者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
之謂也使太極而可以分合可以與受則太極
亦不過一物當必有妙於太極者分之合之與

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極生天地非天地生太極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太極中物合者無間異非以此合彼之謂也朱子證之人身請便可受用及度氏真氏之言皆喫緊的切最當體認故人必無疑於此方知始終生死之說此太極之所以圖所以說也不然失周子之意多矣

著通書四十一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蠡測曰此章反覆言
誠明只是一個誠名目雖殊一而已矣朱子曰
易是無形影的物事亦卽誠之別名 聖誠而
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
正而明達也五常自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蠡測曰此章以誠則無
事矣一句爲主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
 謂神蠡測曰此章以誠無為一句為主夫知無
 事無為而後可以言誠不然皆非周子之所謂
 誠也知此方知大學之誠意為無意中庸謂至
 誠無倚皆同此旨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
 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 寂然不動
 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

曰聖人楊氏曰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
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
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
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
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
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一動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蓋測曰動用皆根
誠來子思言慎獨而此言慎動誠無二也顏子

不遷不貳孟子勿助勿忘是慎動合其無事無
爲之體而已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
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不守不行不廓爾蠡測曰仁義中正而已矣猶
所謂忠恕而已矣孝悌而已矣 人之生不幸
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
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
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蠡測曰上言無事無爲而未
嘗不守不行不廓此言無思而未嘗不思皆密
旨也 聖希天聰賢希聖士希賢蠡測曰從士希
賢說向上則多層節從聖希天說起則賢與士
總歸希天如射之的皆期於此希天者率性而
已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天道行而
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

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
心而已矣蠡測曰豈遠豈多而已矣只是說歸

約處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木陰根陽火陽根陰五

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

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
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
大有定朱子曰一箇是萬箇萬箇是一箇如千
部文字字字如此好箇向如此好人道是聖人
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
一箇印板印將去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
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
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
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故顏子亞聖或問朱子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或思量顏子
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
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朱子曰此重此樂人
亦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
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

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蠱測曰此章復提誠字懲窒遷改即是慎動動而無動至誠之用懲窒遷改謂之必有事謂之行無事皆可也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
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君子以道充爲貴
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
玉其重無加焉耳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

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搖動如
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
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至誠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蠡測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以見擬
議之非擬議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而亂
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

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作
愛蓮說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
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
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
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

風清弊絕

宿崇聖詩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

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

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門扉詩有

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闢從方便乾坤在此

間

春晚詩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

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邵雍篇

撥發也倍音倍始花也蕾音日壘花綻貌

聖學宗傳卷之六終



浙江圖書館善本

11條登記號：002770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乾隆五十年 三月 拾 伍日